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列傳第六

戰國

通志九



田單

魯仲連

蘇秦

蘇代
蘇厲

張儀

陳軫
犀首

商鞅

樗里疾

甘茂

向壽
甘羅

魏冉

白起

王翦

范雎

蔡澤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
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
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旣
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
之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
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
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

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
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
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
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
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
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
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
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

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賂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

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
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爲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
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
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
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也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
王不聽臣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生而義固不如
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
王蠋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立襄王田單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聽政襄王封
田單號曰安平君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律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
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
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
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
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
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
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
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
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
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
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
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
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

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
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
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
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
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
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

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
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
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
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
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
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納莞齋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

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
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
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祔然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
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主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
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
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
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
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
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
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
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
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
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
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
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拜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
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
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
之衆工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

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
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
是孫臏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
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
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
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
願君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
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
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滅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
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
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
子為曾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即使曹子計不反
顧議不還種刎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
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
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
立終身之名棄忿惰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
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契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
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
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

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
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謫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秦者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
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
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
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
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

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
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北有代焉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
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
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
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
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
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
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
可然吾國小西逼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
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
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
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
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復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

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

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二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判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居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關軒轅後有長姣

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白水之上
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
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
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魏則韓守宜陽楚軍武關
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
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
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
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
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

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
有宜陽商版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
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
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
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

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
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曰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
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
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

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
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荊襄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
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絕眴眴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
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
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
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
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
二十萬奮鬪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
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
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
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
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

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
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
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
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
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
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蓄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
博蹋鞠者臨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
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之詔詔之擢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十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入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

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
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
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
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
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
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
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
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
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
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
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
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
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

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旣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
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
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
取之蘇秦見齊王而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
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不食烏喙
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
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
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
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之十
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
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
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
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

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
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
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
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
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
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
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小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
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
武王臣不受封侯而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

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
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
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
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

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咎惡在乎忠信之
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
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
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
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
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
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
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
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旣死其事大
世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
見兄顯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
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
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主務聞其
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
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
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
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
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
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
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此西困

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復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
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
得其民力竭焉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
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
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
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
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

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
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
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
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
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
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
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
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
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
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
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
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
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

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
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
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
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
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
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代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高陵君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
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今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
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莫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反宋地歸楚淮
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

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乃召燕王燕

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乎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两周而觸鄭五日

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六人以寫
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
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曰與

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
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
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
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阨爲楚罪兵困於
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
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
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
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

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

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堂下賜僕
妾之食故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
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
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
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
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

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
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
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
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
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
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

城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
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
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
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
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
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
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
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於上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

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
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
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
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

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秦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

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

通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
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
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
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
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
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楚攻
其南北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
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

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
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則
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
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
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

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

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

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望里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
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
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
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
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
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
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
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
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

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
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
曰臣奉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
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
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
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
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聽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秦王欲以

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
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
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
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
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
以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詠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
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
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
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
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

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

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二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持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上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

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心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註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士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

忿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
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
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
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糲糠地不過九百里
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
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
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
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

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
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
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
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
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
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
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

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
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
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
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
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張儀東說齊湣
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
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
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

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
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
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
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
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
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
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搏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劾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

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
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楚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
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
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
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儀曰無信
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

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
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
師以攻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
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令儀
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
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
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
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
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
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
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陳軫者游
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
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
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
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
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
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
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

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

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

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之士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
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
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
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
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
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

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
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
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尅
之此陳軫之計也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
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
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
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
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
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
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
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
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
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

爲約長

商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
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庶子公叔座知其賢
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
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
竒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
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
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
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

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不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

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其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夕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志主乎故吾以彊國之說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

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
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
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老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
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
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

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
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
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
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
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
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一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受上一爲私
鬪者各以一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
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中市
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
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
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